

本屆散文獎分三組看稿，每組稿件未重疊。林達陽和楊隸亞同組，他提出觀察，「我們都覺得這次的稿件圍繞著生離死別，可能剛好這組比較多這樣的題材，揣測原因，會不會跟高齡化有關係？寫作者有時可能會有一個誤解：寫親情或生老病死比較容易得獎，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整批稿件，只看到最後得獎的比例。」此外，「故事很好看，無論情節本身或敘事者講故事的口氣。有時文學獎作品會有很多很高的追求、很大的思辨，這次拿到這一組，不是每篇都這樣，有滿多都專注在講故事、表達情緒。讀起來很有趣，有許多新的看法。在評選過程中，我盡可能挑一些不太一樣、或得獎機會不大但私心喜歡的作品。」

楊隸亞表示，「很多人說今年是A I元年，我拿到稿子時，原本不曉得會有幾篇可以辨認出是A I寫的，想要努力挑出來。可是我發現比例非常低，大家還是自己講真實的故事，而不是請科技代筆。這次我最喜歡的一篇和移工題材有關。以往可能會是外籍看護在家裡照顧長輩，或者去描述移工在工廠的生活，這篇很特別的是，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去工廠當麵包學徒，她的工作伙伴就是印尼移工。台灣人和新住民之間的某一界限，在工作場域忽然間消融了，以更平等的方式在進行，似乎是一種新台灣職場的樣子。關於性別書寫方面，這次幾乎看不太到以往對性別認同、對自己感

情、或性別與家庭之間的衝撞，反而是女性疾病的題材忽然間大比例提高，讀了很難過。不管是乳房、子宮或甲狀腺，有年輕也有步入中年者，鉅細靡遺地寫身體的變化和疫病過程。跟以往寫這類身體經驗的作品相較，也許不是那麼厲害的文字，可是都很真誠。」

許俐葳（神小風）和陳允元同組，她指出，「我們這組的共識是，好像沒有在這批看見『就是首獎了』或非這篇不可的作品，少了一點心動的感覺。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篇寫及異國經驗和戰爭，作者曾住在莫斯科。我選出最多的還是生老病死、醫療行為、家族裡有人生病這樣的主题，可是彼此間有點雷同，因此我們後來選出書寫角度比較特別的作品。」

陳允元回應A I 議題，「我沒有很提防這種稿件，看完之後，覺得這些作品都很平實真誠，甚至有點耽溺，不太像沒有情感的A I 寫的。我初步選的同質性滿高，可以分成陪病、死亡、家族裡大家不知道如何處理的人物、性別等，在題材方面沒有很特別之作，在觀點上也是如此。散文包含了很多東西，在這樣等級的文學獎，我也想看到是否能形構出一種新的理解散文的可能，但這次也還好。除了有一篇是草擬遺書，乍看覺得是不是要賣弄形式，不過內容是好的。另有一篇，談大家都以讓人活下來為前提去思考很多事情，可是當中其實有非常多糾葛，層次寫得滿好。整體而言，我們之所以選這麼少，是因為我們各自喜歡的篇章裡有滿多相似的題材，我們就從中挑一篇完成度較好、觀點較特別，或較有餘韻的。選進來的都算成熟，但要說符合我對此獎期待之作，則沒有看到，沒有那種『想誓死守護它』的作品。」

言叔夏和黃信恩同組，她分析，「我們共同感想也是這組沒有太亮眼的作品。兩組提到的親情、死亡、疾病，也是這組的大宗。『身體』這個載體是共同的聚焦主題。當然『身體』的概念在散文寫作裡也滿古老的，可是這些作品輻射出包括性別、身分、欲望，以及非常物理性的器官疾病，還有長照也是很顯性化的主題，也有一些是把長照鑲嵌在其背景裡，比方常出現移工等幫忙照顧的角色。比較特別的是，有一篇寫一個讀男校的女生說自己是個少女標本，用幽默的方式去和整個陽性社會對照。整體來說，風格化的作品這組是沒有的，大部分都很平實地寫完一個主題。彷彿在看 *Reels*，很多有趣的素材，比方有篇以丈夫角度寫在城市中尋找哺乳室，可是鏡頭拍一圈就結束了，『沒有留下什麼』的感覺很強烈——這是不是這個時代的感覺結構？」

黃信恩談及，剛收到該組稿件時，原以為「透過這樣的閱讀時光，我可以把日常的工作放下，見到另一個世界。因為生活裡要面對很多失能長者，甚至有些走到疾病末期或生命末期。在收新案時，常常要整理他們的病史、傾聽故事，也會問這個家庭裡最主要的照顧者是誰，這很重要，因為病人要不要插鼻胃管、未來的決策如何決定，常會在過程中遇到很多照護問題。可是我讀完之後，覺得工作上的環境是延伸的，疾病、照護、死亡的議題真的很多，聽到的敘事變成了眼前的文字。」他表示，當中也有一些不錯的篇章，比如有篇提到的問題，確實是很多家庭未來若面對臥床長輩，可能產生的摩擦，「是一個時代的象徵。」他說，「第二種，我把它歸類為性別焦慮，包括性傾向和性認同。這類作品都滿裸露、大膽的，而且用詞或寫法不會很庸俗，都有自己的觀察，但

有些略顯誇張。我反而比較喜歡叔夏提到的那篇寫男校中的女生，很輕鬆的筆調，文字中有一種幽默。第三種則包括自己的小疾病、懷孕，甚至連皮膚長繭都可以寫。我會比較傾向用詞上較靈活的。」因此，他認為參賽作品若要從中突出，表達方式須較有個性，或能符合評審喜好，因為很難找出特別好的作品。

張惠菁表示，「這一次有大量近似的題材。也可以從中看出：散文經常是這樣，因為是非虛構文類，所以散文最終是一個寫作者與現實之間的關係。我們在這次的投稿裡看見大量的親子關係，或死亡，或長照，或疾病，也可以想像，確實是當代寫作者會遇到的情況。可是散文這樣一種文類的價值也在於，它反映出這個寫作者的世界觀，或生命觀，或時間觀。面對這些艱難的題材，我們也會看到寫作者如何去描述或如何觀看他的困境。可惜的是，這次有大量的作品寫作方式很近似，這很值得當代的寫作者好好思考：也許確實有那樣巨大的困境，可是，我們究竟是怎麼看見這些困難的？有沒有可能破解？都會充分顯現在你的描述裡。這一次看到有滿多走不出去的作品，好像在困境裡繞圈，我們了解那是非常困難的處境，可是，文學是有可能為你提供不一樣的視野的。也期待在這個不那麼容易的時代裡，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路。」

王盛弘認為，「散文在所有文類裡，可能是最能反映現實的文類。這批作品題材多元，大多都能和社會現況相連結，比如有大量關於性別、身體或長照等主題，還有普遍如逃不出原生家庭的桎梏，寫得也滿深入的。我長期評文學獎，這類題材其實也常見於各種文學獎競技場，這批作品比較之下，讀起來不太突出。無論意識形態或表現手法上，都守成有餘，開創不足。有少數幾篇想在文字或結構形式上做出挑戰，但都不太成功；反倒平實直白更能引起共鳴和共感。這也是我近來一直

在思考的：『文字好』可能有兩種，一是為題材服務，另一則凌駕於主題之上。有一些文字很好，好到會讓你只看到文字，沒有看到文字做為載體、作者要藉其表達什麼。這樣的作品我也不會選。整體看來，有一、兩篇亮眼之作，比如我第一次這麼清楚地看到用抒情散文去反思台灣的主體性，作者能夠兼顧抒情和政治，很不容易也很出色，希望有機會長期觀察他的創作。」

王聰威坦言，「讀這批作品就像去了很多趟醫院、死了很多次，每個人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非常悲慘。我們常嘲笑國考時大家的爺爺奶奶或父母死了好幾次，但沒想到在文學獎場域，比例上也非常高，我想沒有收進複審的可能更多。不知道是因為變得比較鐵石心腸了？這樣的文章已不太能打動我。彷彿在這個場域裡，這麼悲慘是理所當然的，每個人都盡可能地強調殘酷。也許每個陪病家屬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，但，寫作不是在表達個人的意見而已，而是必須要能打動其他讀者。」除了此類主題，他也讀見身體、性、國族、自我審思，「即使看得出作者意圖，可是都非常的『正確』。在小說裡、其他散文裡，或在報紙上，也會看到這麼『正確』的寫法，只是用其他的比喻或象徵來寫而已。我也對這種幾乎停滯不前的表現方式或思考方式有些不耐，好像就停在什麼地方、不再往前走。」此外，關於小說化，「散文寫到一個程度時，你想變得更不一樣，所以有一種可能是用了更厲害的文字，如盛弘說的文字凌駕於主題之上。另一種，就會用小說的結構、對話等，這就很鮮明，但卻不一定讓作品更好；或者，在這種等級的文學獎，對熟練的評審來說，很容易看破手腳。到最後我可能也傾向素樸之作。另外，我選了幾篇題材較新鮮的作品，並沒有寫得特別好，可是在整批稿件裡顯得較為新鮮。」

自然就是美

時間：二〇二五年十月八日下午二時半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：吳鈞堯、房慧真、林俊穎、張瑞芬、陳素芳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：本屆共收到四二七件來稿，由陳允元、許俐葳；言叔夏、黃信恩；楊隸亞、林達陽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，選出三十六篇作品進入複審。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，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，於複審時參與計票。再由王盛弘、張惠菁、王聰威等三位複審委員，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推舉陳素芳擔任會議主席，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吳鈞堯：會計學有所謂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，我也有我的固定審美觀，跟因應本次作品的變動

審美觀。固定方面，我側重抒情，以及主題掌握是否到位。變動的部分大概有三點。第一，我不求新求變。因為「新」和「變」，若能回到作者整體寫作歷程去看，可能更有意義。第二，技巧是免不了的運作，但我也注意到，地方文學獎有一種模組化趨勢。過去是散文向小說攻城掠地；現在是異業聯盟：一加一要大於二。這種做法會帶來驚喜，但也會看膩。這次十五篇大約有七篇是如此。我很好奇，為什麼「一」本身不能被昇華、拓展？我不太希望「異業聯盟模組化」成為指標，一旦如此，就很容易標準化，寫作者會忘了寫作初衷。所以我挑選的作品，希望來自生活的歷練，能不斷映照自己。

林俊穎：今年整體表現耀眼，半數以上都滿好的，對散文的經營有相當獨特的技巧。確實半數以上寫家庭倫理、家人關係，走的還是溫馨感人的路線。大概是去年首獎〈蝸牛的拳擊〉影響？今年寫女性身體、疾病經驗的占第二大類。可是這十五篇最獨特的一點是，帶有很強烈的社會議題性，譬如虐童、長照無效醫療、安樂死、啃老族。整體當然是非常好看，且沒有一篇晦澀難讀。可我有一種感覺，以前有句評論的話「易寫而難工」，今年似乎要倒過來，這十五篇的文采、經驗，可以寫出不錯的散文，可是要寫出一個高度，讓讀者包括評審有所思、心悅誠服認為這是一篇獨特的好文章，並非那麼容易。最後一點，偽裝成散文的小說，我們到底要怎麼面對與評價？我不覺得這屆嫌疑那麼嚴重，可是，文學獎因為匿名，就更容易有這樣的狀況。也許最後只能交給讀者，用讀者自己的直觀、審美、對文章的堅持，來裁判它吧。

房慧真：這次作品議題多樣，有尼特族、老年長照、囤積症、性別，甚至兩岸國族。形式風格上，並非都是「很文學獎」的作品。有些作品可以看出它就是來攻略文學獎，但評審也有學習和成長，漸漸會把一些形式不那麼完整的作品選進來。這次有些作品，雖然結構上不那麼穩定，但能形成多樣性。當評審不容易，尤其此獎是國內文學獎一個山頭，評審在閱讀過程中也會一直想，我要如何不被攻略？如何扒開外層表皮，看到裡面的真心。但所謂真心是一個玄學，你沒辦法真的去檢測。這批作品有模組化、風格化，也有實驗性之作。另一種則很像是老手寫出來的。第三種取材於生活歷練，像把小品文再擴大一點，但跟前兩類作品相較稍具劣勢，因為很素樸。究竟要選風格化的？還是偏向生活經驗的？我也沒有一定的答案，希望透過評審過程，跟大家碰撞、激盪。

張瑞芬：這批作品像馬拉松一樣，分成領先群和稍微落後群。這幾年我們已經看了很多設計感太重的散文，會很希望看到化繁為簡的作品，愈簡單愈難寫。用很多技巧，看起來很厲害，但看完真的好疲憊。文字個性和魅力應該要能超越情節，也就是說，不一定一直在驚世駭俗的題材上做功夫，日常也可以很感人。因此我很著重作品的文字，以及能讓人往下看的吸引力。如果看兩段能知道後面會怎麼寫，就比較缺乏吸引。另外，文字要精準。人稱、錯字是一個問題。簡單的情節也可以敷衍成有深意的指涉，此外，連貫是否流暢？若寫家常能動人，就算沒有漂亮的辭藻，但幽默存心，就能淬鍊出人情味。寫文章張力要有，但若敲鑼打鼓，讓人看了有疲憊感，恐怕也不能算成功。我欣賞的是文字自然悠緩，平靜有深意，安安靜靜很大聲。

陳素芳：這批稿件有很多特殊經驗，但大部分作品寫實是夠、寫虛很虛。因為寫實是要烘托後面的情感，可是很多都是文字堆疊，甚至表現議題時很像漂亮的吶喊。有些讀起來很文青的作品，會看到他們對文學獎的焦慮。有幾篇看起來結構較完整，問題不大，但作者就像是會經常參賽的人。我平常工作就是看稿，所以我會考慮，我覺得很好的作品，其他讀者可不可以進入這個主題？若把文學獎中的這一篇，當做一本書稿裡的代表作，我就會考慮其流通性。流通並非通俗，最重要的是文字曉暢。有些引據資料，影劇漫畫無可厚非，那關乎作者成長的背景，有些似乎飽讀群書，但引據是否有其必要？是不是你敘述力道不夠，只能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？還不如就書寫對象再寫得更深刻些，會更立體、動人。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，圈選四篇，結果如下：

四票作品

〈菊島菜菜子〉（吳鈞堯、林俊穎、張瑞芬、陳素芳）

〈重甞〉（吳鈞堯、林俊穎、張瑞芬、陳素芳）

二票作品

〈A Good Death〉（吳鈞堯、林俊穎、張瑞芬）

一票作品

〈天台〉（房慧真、林俊穎）

〈麵包超人〉（房慧真、陳素芳）

〈單向通行的小規模障礙〉（吳鈞堯、陳素芳）

一票作品

〈慣性發散〉（房慧真）

〈乳房的表情〉（張瑞芬）

〈父親的洞穴〉（房慧真）

○票作品

〈堆疊的皮〉、〈迷宮房〉、〈活體雌性少女標本〉、〈他愛袁哲生〉、〈結果的結果〉、

〈小鬼屋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優、缺點。

一票作品

〈慣性發散〉

房慧真：我選的四篇呈現兩極化，〈慣性發散〉和〈父親的洞穴〉都很有風格，但我讀這篇有「見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又是山」的過程。評審的眼睛被訓練得太銳利了，我希望恢復自己

成為一個讀者，去想像每個讀者初讀這篇的新鮮感。這篇寫到比如語言學實驗室、梯度下降法、模型函數向量……對一般文學讀者是非常異質性的東西；但又有接地氣的生活層面。我喜歡這種融合感，像羅蘭·巴特說的刺點。我也滿受這篇的黑色幽默所吸引。

陳素芳：這篇先射箭再畫靶，設計性很強。如果能夠讓語言更流暢會是一個突破。但因為它圍繞在「梯度」，「最低點」說不清楚，敘事者選擇的路徑和梯度的關係又不大，說服力稍嫌不夠。

張瑞芬：主詞「他／她」混亂，干擾閱讀。再者，一開始是第二人稱「你」做為敘事者，但後面都在寫阿公阿嬤，這是結構的錯位。

〈乳房的表情〉

張瑞芬：癌症切除乳房讓我想到西西《哀悼乳房》。為什麼那麼在意身體的殘缺呢？是心靈的匱乏。節奏適中，情節推進有序，講女性覺知的過程，文字掌控精確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陳素芳：不論是設計感、節奏、流暢度，甚至用字都很正確，四平八穩，缺點也少，作者可能是常參加文學獎的熟手。此外，身體覺醒過程應多加強些，說服力會更夠。

吳鈞堯：我比較不解的是，明明乳房的功能是很多元的，無論是母性的、還是女體的，為什麼文章中只停留在皮相的部分？

林俊穎：我有點懷疑，這篇會不會是男生寫出來的？不然對於自己那麼重要、有意義的性徵，不會只有如此的表達。

〈父親的洞穴〉

房慧真：讀這篇一直想到布魯諾·舒茲的《鱷魚街》。因此這篇有點小說化，或魔幻寫實化，包括父親的囤積症，把全家人弄到得刻苦生活，都是一種變形的生活經驗。最吸引我的是「排檔古蝦」，可以把這意象再放大，甚至題目改為這四個字。中間穿插一段法國的洞穴、舉著火把，初讀覺得困惑，但後來讀，似乎能扣合父親的種種精神病徵。

吳鈞堯：中間可以不要寫及壁畫，而且他跟爸爸的對話突然變多，但他爸爸不是把自己關起來、跟外界隔絕嗎？

陳素芳：洞穴是刻意放進去的，尤其「舉著火把」，稍嫌做作。

張瑞芬：我沒選的理由是結尾弱了些。把洞穴壁畫跟他爸爸的狀況結合在一起，我倒不介意，可是最後要導到什麼樣的結論？讓人有點困惑。

二票作品

〈天台〉

林俊穎：此篇是打著家庭倫理的旗號反家庭倫理，非常具殺傷力。記得金庸《鹿鼎記》裡有對夫妻，極溺愛兒子，他們進皇宮要殺康熙，運用強大內功把兒子送出去，可是兒子還是乖乖回來找爸媽，因為他離開爸媽就沒辦法活下去。對應來看這篇，津津有味。這種靠爸族／靠媽族／啃老族

／躺平族，為數不少，作者能那麼敏銳，精心經營這篇文章，是很厲害。但我總覺得這是篇小說而非散文，斧鑿痕跡幾乎到了〈阿房宮賦〉「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」的地步，每行每段幾無廢詞，比喻環環相扣，對讀者或評審而言，都難免認為它是偽裝成散文的小說。也許只是我的主觀，但《文心雕龍》說的「文心」，大家真的還是要去保護它。因此我對這篇有點愛恨交集。

房慧真：這篇有一些段落真的非常吸睛，比如用很像童話、很輕鬆的語調去寫尼特族殘酷的現實，包括結尾。但倒數第二段寫得好像一般作文，如果只停留在這裡，我可能就不會選它，卻又來一個那麼厲害的結尾。不知道是不是大智若愚？包括開頭的鋪排累贅，看似漫不經心，但有些東西又很能打動我。在文學獎裡，這種稚拙的童話感很難寫出來。作者可能是很厲害的老手故意這樣包裝自己，也可能是正在成長中、有潛力的寫作者，表達方式還沒有很穩定。整篇文章能在我的腦海中呈現一個畫面，包括枇杷樹和廢柴兄弟跟媽媽的情感是非常吸引我的。

吳鈞堯：前半部寫天台，產生很美好的想像力，可是愈往下看，就發現斧鑿痕跡很深，對位太緊密了：一大一小的枇杷樹；後來送來的紅豆養得不太好；媽媽把紅豆放在罐子裡；踩死一隻雛鳥，說自己可能就是那隻鳥。就像連連看，枇杷——兄弟的成長，紅豆——相思，有點講得太清楚了。

陳素芳：自然場景的描寫很好，但設計感、說明性太強，可以不必講出枇杷樹就像兩兄弟。寫跟媽媽種紅豆很好，可是突然一句「對我來說是療癒的第二童年」，什麼是「療癒的第二童年」？

作者寫作經驗也許還不多？但絕對有才氣，觀察很細膩。

張瑞芬：這篇其實寫得不錯，沒什麼偉大事件，在平淡日子裡發現一點小東西。剛開始種兩棵枇杷，無心插柳長出果子，我預感後面事情會往好處發展，果不其然。有部日本電影《比海還深》講都市裡的一個廢柴兒子想當小說家，但一直沒有寫出東西，他回去看老媽媽時，她在陽台種了棵橘子樹，十幾年也沒有長出橘子。兒子說辜負了她的期待。媽媽說，其實橘子樹沒有結出橘子，也不是沒有用的。人生很多時候費盡心機也沒有收穫。天台上澆點水就能種出枇杷、收穫十六顆，有點天方夜譚。但整體來說，講都市的繭居族，三、四十歲青年尷尬的親子關係，還是很好的示範。

陳素芳：我思考它的優點不能蓋過我的吹毛求疵，可是確實可以不要那麼說明性。

林俊穎：所以我會想，一旦寫成虛構的小說，大家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感了。

〈麵包超人〉

房慧真：初讀有點細碎，感覺不是老手，但有一個好故事，可說是以經歷取勝。一些用詞像「用進廢退說」似乎不太精確，結構上無精心鋪排，也非很講究文字，但卻可以打動我。如實呈現了你擁有一些社會學知識、懂得勞動異化，但知識跟勞動的身體是很大的落差，甚至意識到這個東西時你會更痛苦，而不是透過說教，跳出來用社會學理論來總結所有。我喜歡結尾，還有一些雙關語如酵母／孝母、做網／做夢。

陳素芳：寫母女之間滿動人的，比如在墓仔埔騎腳踏車，若即若離的關係；聽電台賣藥廣告；

諧音眼。但不足之處也在於母親，與其寫那麼多阿榮，還不如多寫母親，至少帶一、兩句為什麼她獨自撐這個家庭，讓母親更立體化，文章會更飽和。

吳鈞堯：優點是母女困在彼此的時區，關愛欲說還休，是兩代通病，還有提到麵包超人會吃自己的臉嗎，我們能夠吃掉自己不必要的自尊嗎，坦承彼此的困難有那麼辛苦嗎，幾個環節非常打動我。我之所以沒選，是全篇唯一有名字的阿榮，到第五頁才出現，就像電影最後五分鐘才跑出一個人物。也不太能理解，為什麼要用離職來為文章收尾？

林俊穎：這篇有很真實的東西，可是還不懂得怎麼好好駕馭結構。往好處想，這是很素人、很直觀、很樸素的寫作，她跟媽媽疏離的關係，也許因為自己太年輕，沒辦法釐清後寫出來，所以拆成七個小節。好處是很多留白，節制內斂。至於為什麼最後強調印尼的阿榮，因為她覺得阿榮等同於「母親」，就像她為什麼突然回家，只是想跟媽媽多相處。這種淡淡的哀傷，希望能有提升，但也許現階段她做不到的。老實講，媽媽出場時，都寫得非常好。那是作者自己很深層的對媽媽的情感，但她還解不開那個結，有點可惜。

張瑞芬：作者可能沒有把文章整合起來的習慣或經驗，因此沒辦法經營結構？我不是很介意沒有交代辭職的理由，或媽媽單親的理由，因為世間很多事講不清楚。但用阿榮來代替母親，會顯得有點生硬。其他部分都很好，不吹毛求疵的話，是一篇好文章。

〈單向通行的小規模障礙〉

吳鈞堯：這篇文章比較沒那麼柔軟，娓娓道來，我喜歡裡面非常深層的主題。表面上寫她跟著伴侶到了俄羅斯，很多地方只有單向出入口，像人生的無法倒轉，時間和空間產生結合。就像人生彷彿有許多選擇，事實上真是如此嗎？它讓我去思考：人生該怎麼選擇？還有替代方案嗎？怎麼做最理想？不被模組化的作品通常有一特色，會把內在情緒走得很深遠。這篇外在是在俄羅斯移動的過程，內在是她做為家庭主婦，去上學，疫情間遭遇不同風景，兩者融合起來，非常深刻。

陳素芳：發展方向、結構就像題目：單向通行。它的野心是順著一條線走的，從只有一個出入口到她個人的抉擇。作者的文筆是訓練過的，會把歷史隨著風景一路寫過來，由大的地方延伸到其部分。比如上課的老師要拿鑰匙，但因單向通行，同時帶出這個國家過去殘留的影響。

房慧真：極權的狀態非常難寫，作者選擇一個非常聰明的方式，用生活動線的不能折返，寫出這個極權國家的沒有選擇。語調非常壓抑，幾乎沒有太多修飾，包括文字的乾燥感，都給人一種莫斯科非常渾厚的陰灰，讀起來的確有寒帶的感覺。唯一有微詞的是題目把結論講完了。不過第一句非常好，「我正通過一生只會經過一次的地方。」帶來懸念。

張瑞芬：這篇文章有它想要表達的，寫得也不錯，每一句都能扣緊，但沒有跟讀者產生太多情感連結。有點壓抑陰灰，你要很有耐心，才有辦法看完。

林俊穎：我總覺得四千字篇幅的散文可以好好經營，可是這篇讀著讀著，卻找不到一個引爆點

或起跑點，可以讓我的心臟跟著怦一下。優點剛剛大家都說了。

三票作品

〈A Good Death〉

陳素芳：這篇很好，只是要求安樂死的衝突性不夠，僅在後面帶過。中間病房的照護很生動。這也是我覺得有些作品寫實部分實在精采，但該怎麼牽動背後要表達的？力度常常不夠。

房慧真：我很喜歡開頭的病房眾生相，非常精采，可以多寫一些，稍微鬆動沉重的空間，因為這個議題可預期是非常重的，果然結尾也垂落地心、且設計感頗重。但這篇的議題性，以白描和平靜的語言去描述無間地獄，尤其救生的醫療體系和求死的病房家屬對照，對比非常好。

林俊穎：台灣幾乎已是超高齡社會，這兩年畢柳鶯寫《斷食善終》也很引起關注，這篇文章應時地跑出來。它有很生澀的地方，好處是作者身歷其境，所以很誠摯、很寫實地白描。但其實應該好好寫成一本書，起碼要好幾萬字。最後不得不用很戲劇化的方式了結，似乎有點太過於匆促。

張瑞芬：以社會議題來說，這篇會被注意，看似一個人困在潮間帶，事實上另一個家屬也困在泥濘中，是雙重困境。標題相當寫實。我同意技巧沒有非常好，但能一口氣看完且心有同感，應該也會很容易打動讀者。

吳鈞堯：或許是有關生死的主題讓我們選擇了它。結尾的夢，讀完感觸很深刻，讓我想到看過

一則社會新聞，老先生拿枕頭悶死他的老婆，因長期照顧的壓力必須獲得釋放。這個夢如果安排在文章前面可能會更好？永遠不會結束的一天，每天都要再循環一次，醒來如何迎接新的殘酷的一天？會更有張力。

四票作品

〈菊島菜菜子〉

房慧真：我原本為了增加多樣性而選其他篇，但這篇我也滿喜歡的。題目就非常吸睛，讀起來舒服可愛，也喜歡對人物的描寫。它談到偏鄉老年化、老人獨居問題，選擇用輕鬆的方式去寫，她媽媽還像偏鄉醫生出診，去老人家裡幫她們燙頭髮。結尾漂亮，作者應該是個寫作老手。

吳鈞堯：這篇作品在其他評審場合說不定會獲得「平淡無奇，不夠創新」的評價？想不到有四票。這是篇讀起來愉快、充滿溫馨的暖色調散文。或許大家都看倦了過度技術性的作品。這篇也讓我想到傳統散文的可能性。把人情世故講得非常精采，她媽媽如何開美髮店，獲得白菜婆、高麗菜婆的協助，慢慢把店做起來。我在流暢的情節中，看到一種感恩的心。純淨的散文書寫，而不需要跳八佾舞，自然就是一種美。

林俊穎：這篇標題下得非常好，又有趣。它回到傳統散文的基本面，就像文中說的，「菜菜子們總把話說得很輕，因為她們的生命裡扛過許多重量。」那種力量是無形的。把一種很難得的輕

盈感寫出來。把上一代傳統女性認命、很有韌性的生命力，娓娓道出，像水彩畫一樣輕描淡寫，可是，感情卻是很真摯很誠懇很深的。

張瑞芬：若只講究技巧的話，會忽略掉這類文章，因為這樣素手寫心的確有點冒險。這篇的幽默妙想，寫出一種活色生香的人情，口語讓人很舒服，是離島人情的浮世繪。

陳素芳：我也覺得這篇是讀起來最喜悅的。以媽媽的電頭毛店設備多少年，比較姊姊和自己的年紀；形容菜菜子時，也不只道出離島女性的生命觀，還能把這些人對生命的安之若素都寫出來。乍看是鄉土風情畫，但結構布置得很好，從她媽媽這個核心，把老人的離散帶出，技巧用得不知不覺，很高超，一般人平鋪直敘絕對不是這個效果。

〈重齣〉

房慧真：用整牙來寫童年創傷，讀來恍目驚心，也有議題性，因台灣這幾年虐童事件層出不窮。但斧鑿痕跡稍重了一點，包括開頭和一些用語，「在姪紫嫣紅的暮春裡告別了門牙」，開場用語略顯俗套；此外像「花開有時，人生無常」，「人性的善惡照得比秦鏡還明」，或引《論語》、《說文解字》、荀子韓非……稍微有點可惜。經歷方面好像太快翻篇，從童年創傷到離婚，到變成一個單親媽媽。此外，整篇描寫已經很重，結尾帶到時事，有點太刻意。即使是真實情況，結尾還是建議避免煽情。

陳素芳：我也很介意過多引用，在散文寫作裡，是不是詞不達意，才必須藉由引用說明？有點

醬缸，就會不通暢。不過我有被童年受虐、金屬味的部分打動，藉牙齒的重生表示覺醒的主題滿好的，但結尾處有點勉強，覺醒過程也稍快了些。

張瑞芬：此篇前半完全抓住眼光，原生的牙、矯正的狀態，兩線交織；拔牙時拔除了一段爛尾婚姻，雖然進展比較快，但也算是爽快的寫法。情緒收得很好，沒有太過濫情。有些文字緊了一點。後面已經要收尾了，突然出現一句「《刑法》加重兒虐刑責三讀通過」，也稍嫌刻意。

吳鈞堯：這篇寫小時候被舅舅舅媽家暴，成長中又面臨到牙齒不好的問題，後來想不到她需要用牙齒來示人，又碰到她的「家」是「枷」。核心事件是寫受虐經過，舒緩地講小時候如何被打，大學如何半工半讀賺手術費，如何治療牙齒、清創重建。基本上看不到過大的情緒，一直到結尾「加重兒虐刑責」，作者有意識要讓答案慢慢到最後才揭曉，是一種非常壓抑的寫法，我欣賞它的自我控制。

林俊穎：這篇文章會取名字。就文章而論，當然是苦心經營，讀得出斧鑿痕跡，可是我寧願正向看待，因為整個結構鋪排、層次和節奏是對的。整牙的過程，也就是她重整自己人生的過程。也許老話「打落牙齒和血吞」是過時的價值觀，但一個人的尊嚴、一個人的勇氣，其實得靠自己去建立，它有寫出這些」。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，一票作品皆被放棄。評審針對保留的六篇作品，進行第二輪投票，每

人針對心中前五名作品給分，最高5分，最低1分。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菊島菜菜子〉25分

（吳鈞堯5分，房慧真5分，林俊穎5分，張瑞芬5分，陳素芳5分）

〈重甃〉14分

（吳鈞堯4分，林俊穎3分，張瑞芬4分，陳素芳3分）

〈A Good Death〉12分

（吳鈞堯2分，房慧真4分，林俊穎4分，張瑞芬2分）

〈單向通行的小規模障礙〉9分

（吳鈞堯3分，房慧真1分，林俊穎1分，陳素芳4分）

〈麵包超人〉8分

（吳鈞堯1分，房慧真3分，林俊穎2分，張瑞芬1分，陳素芳1分）

〈天台〉7分

（房慧真2分，張瑞芬3分，陳素芳2分）

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，由〈菊島菜菜子〉獲得首獎，〈重甃〉獲得二獎，三獎為〈A Good Death〉，〈單向通行的小規模障礙〉和〈麵包超人〉並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散文獎

決審簡介

吳鈞堯

一九六七年生。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、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。曾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。曾獲金鼎獎、九歌「年度小說獎」等。著有小品文集《一行波特萊爾》，散文集《重慶潮汐》，詩集《水裡的鐘》，小說《學生》等。

房慧真

一九七四年生。台大中文系博士班肄業。曾任職《壹週刊》、《報導者》記者，獲調查報導新聞獎、金鼎獎等。著有散文集《夜遊：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》、人物訪談《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》等。





林俊穎

一九六〇年生。政大中文系，紐約市立大學Queens College大眾傳播碩士。曾任職報社、電視台、廣告公司。曾獲金典獎年度大獎、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、金鼎獎。著有長篇小說《七月燦爛》，中短篇小說《某某人的夢》，散文集《盛夏的事》等多部。

張瑞芬

一九六二年生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，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書評《荷塘雨聲：當代文學評論》、《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·評論篇》等多部，編選「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」之《楊念慈》、《林海音》。

陳素芳

一九五六年生。台大中文系畢業。現任九歌出版社總編輯，曾獲金鼎獎特別貢獻獎、五四編輯獎。與李瑞騰編有《九歌四十：關於飛翔、安定和溫情》。